

蔣志偉 任國祥 主編

國學經典叢刊

第二輯 一七

天津出版傳媒集團



天津古籍出版社

蔣志偉 任國祥 主編

國學經典叢刊

第二輯 一七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出版傳媒集團



第一七冊目錄

■ 通鑑紀事本末（十六）

○九八〇一

通鑑紀事本末（十七）

○九九二九

通鑑紀事本末（十八）

一〇〇三一

通鑑紀事本末（十九）

一〇一四九



國學經典叢刊

通鑑紀事本末（十六）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通鑑紀事本末

（六十）

袁樞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通鑑紀事本末

（六十）

袁樞著

國學基本叢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第二十三下

侯景之亂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東魏司徒河南大將軍大行臺侯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算。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常輕之曰。此屬皆如豕突。勢何所至。景嘗言於丞相高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爲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己之半體。景素輕高澄。嘗謂司馬子如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及歡疾篤。澄詐爲歡書。以召景。先是。景與歡約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爲詐。所賜書。背請加微點。歡從之。景得書。無點。辭不至。又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潁川王偉計。遂擁兵自固。歡謂澄曰。我雖病。汝面更有餘憂。何也。澄未及對。歡曰。豈非憂侯景叛邪。對曰。然。歡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願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並性適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常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親戚之中。唯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又曰。邙山之戰。吾不用陳元康之言。留患遺汝。死不瞑目。相樂廣寧人也。太清元年春正月丙午。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侯景自念已與高氏有隙。內不自安。辛亥。據河南叛。歸于

軍元柱等將數萬衆晝夜兼行以襲侯景遇景於潁川北柱等大敗景以羊鴉仁等軍猶未至乃退保潁川東魏司徒韓軌等圍侯景於潁川景懼割東荆北兖州魯陽長社四城賂魏以求救尙書左僕射于謹曰景少習兵姦詐難測不如厚其爵位以觀其變未可遣兵也荊州刺史王思政以爲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卽以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陽關向陽翟丞相泰聞之加景大將軍兼尙書令遣太尉李弼儀同三司趙貴將兵一萬赴潁川景恐上責之遣中兵參軍柳昕奉啓於上以爲王旅未接死亡交急遂求援關中自救日前臣既不安於高氏豈見容於宇文但罄手解腕事不得已本圖爲國願不賜咎臣獲其力不容卽棄今以四州之地爲餌敵之資已令宇文遣人入守自豫州以東齊海以西悉臣控壓見有之地盡歸聖朝懸瓠項城徐州南兖事須迎納願陛下速敕境上各置重兵與臣影響不使差互上報之曰大夫出境尙有所專况始創奇謀將建大業理須適事而行隨方以應卿誠心有本何假詞費六月東魏韓軌等圍潁川聞魏李弼趙貴等將至己已引兵還鄴侯景欲因會執弼與貴奪其軍貴疑之不往貴欲誘景入營而執之弼止之羊鴉仁遣長史鄧鴻將兵至汝水弼引兵還長安王思政入據潁川景陽稱略地引軍出屯懸瓠景復乞兵於魏丞相泰使同軌防主韋濃保及都督賀蘭願德等將兵助之大行臺左丞藍田王悅言於泰曰侯景之於高歡始敦鄉黨之情終定君臣之契任居上將位重台司今歡始死景遽外叛蓋所圖甚大終不爲人下故也且彼旣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益之以勢援之以兵竊恐朝廷貽笑將來也泰乃召景入朝景陰謀叛魏事計未成厚撫韋濃保等冀爲己用外示親密無猜間每往來諸軍間侍從至少魏軍中名將皆身自造詣同軌防長史裴寬謂濃保曰侯景狡詐必不肯入

通鑑紀事本末 十六 侯景之亂

四

關欲託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伏兵斬之。此亦一時之功也。如其不爾。卽應深爲之防。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灋保深然之。不敢圖景。但自爲備而已。尋辭還所鎮。王思政亦覺其詐。密召賀蘭願德等還。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景果辭不入朝。遣丞相泰書曰。吾恥與高澄鴈行。安能比肩大弟。泰乃遣行臺郎中趙士憲。悉召前後所遣諸軍援景者。景遂決意來降。魏將任約以所部千餘人降於景。泰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都督河南諸軍事。回授王思政。思政並讓不受。頻使敦諭。唯受都督河南諸軍事。秋七月庚申。羊鴉仁入懸瓠城。甲子。詔更以懸瓠爲豫州。壽春爲南豫州。改合肥爲合州。以鴉仁爲司豫二州刺史。鎮懸瓠。西陽太守羊思達爲殷州刺史。鎮項城。八月乙丑。下詔大舉伐東魏。遣南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分督諸將。淵明懿之子。會理續之子也。始上欲以鄱陽王範爲元帥。朱异取急在外。聞之。遽入曰。鄱陽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材。且陛下昔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爲戎首。今日之事。尤宜詳擇。上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得之矣。會理懦而無謀。所乘襁輿施版屋冠以牛皮。上聞不悅。貞陽侯淵明時鎮壽陽。屢請行。上許之。會理自以皇孫。復爲都督。自淵明已下。殆不對接。淵明與諸將密告朱异。追會理還。遂以淵明爲都督。或告東魏大將軍澄云。侯景有北歸之志。會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頗知悔過。景母及妻子皆在鄴。澄乃以書諭之。語以闔門無恙。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還其寵妻愛子。所部文武。更不追攝。景使王偉復書曰。今已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豹齊奮。克復中原。幸自取之。何勞恩賜。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葬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阮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戊子。詔

以景錄行臺尙書事。九月。上命蕭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犄角。癸卯。淵明軍于寒山。去彭城十八里。斷流立堰。侍中羊侃監作堰。再旬而成。東魏徐州刺史太原王則嬰城固守。侃勸淵明乘水攻彭城。不從。諸將與淵明議軍事。淵明不能對。但云臨時制宜。冬十一月。東魏大將軍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金門郡公潘樂爲副。陳元康曰。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公但推赤心於斯人。景不足憂也。時紹宗在外。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元康欲安其意。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乙酉。以紹宗爲東南道行臺。與岳樂偕行。初。景聞韓軌來曰。噉猪腸兒何能爲。聞高岳來曰。兵精人凡。諸將無不爲所輕者。及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邪。澄以廷尉卿杜弼爲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問以政事之要。可爲戒者。使錄一二條。弼請口陳之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苟二事不失。自然盡美。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紹宗帥衆十萬據橐駝峴。羊侃勸貞陽侯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旦日。又勸出戰。亦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丙午。紹宗至城下。引步騎萬人攻潼州刺史郭鳳營。矢下如雨。淵明醉不能起。命諸將救之。皆不敢出。北兗州刺史胡貴孫謂譙州刺史趙伯超曰。吾屬將兵而來。本欲何爲。今遇敵而不戰乎。伯超不能對。貴孫獨帥麾下與東魏戰。斬首二百級。伯超擁衆數千不敢救。謂其下曰。虜盛如此。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可以免罪。皆曰。善。遂遁還。初。侯景常戒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一一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誤吳兒。使前爾擊其背。東魏兵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爲信。爭共掩擊之。

通鑑紀事本末 十六 侯景之亂

六

梁兵大敗。貞陽侯淵明及胡貴孫趙伯超等皆爲東魏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還。上方晝寢。宦者張僧胤白朱异啓事。上駭之。遽起升輿。至文德殿閣。异曰。韓山失律。上聞之。恍然將墜牀。僧胤扶而就坐。乃歎曰。吾得無復爲晉家乎。郭鳳退保潼州。慕容紹宗進圍之。十二月甲子朔。鳳棄城走。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垂統。光彼配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命。遂解繫南冠。喻以好睦。雖嘉謀長算。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僞。逆主定君臣之分。僞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執圖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好。徵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得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徵利。是以援枹秉麾之將。拔拒投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讎。彼連營擁衆。依山傍水。舉螳螂之斧。被蛄蟻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燎。及鋒刃暫交。埃塵且接。已亡戟棄戈。土崩瓦解。掬指舟中。矜甲鼓下。同宗異姓。縲紲相望。曲直既殊。疆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窞。智者所不爲。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推堅彊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陳。曾習軍旅。豈同剽輕之師。不比危危之衆。臣七月三日。武王三之。史司記之。

餘終恐尾大於身。踵繼於股。倔彊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疊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爲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援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天折霧露之中。彼梁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疊起腹心。彊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鷖。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鷓鴣相持。我乘其敵。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並列。百萬爲羣。以轉石之形。爲破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但恐革車之所轡轢。劍騎之所蹂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卽授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侯景圍譙城不下。退攻城父。拔之。壬申。遣其行臺左丞王偉等詣建康。說上曰。鄴中文武合謀召臣。共討高澄。事泄。澄幽元善。見於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請立元氏一人。以從人望。如此則陛下有繼絕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河之南北。爲聖朝之邦。莒國之男女。爲大梁之臣妾。上以爲然。乙亥。下詔以太子舍人元貞爲咸陽王。資以兵力。使還北。主魏須度江。許卽位儀衛。以乘輿之副給之。貞樹之子也。蕭淵明至鄴。東魏主升閭闔門受俘。讓而釋之。送於晉陽。大將軍澄待之甚厚。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景輜重數千兩。馬數千匹。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使謂之曰。公等爲欲送客。爲欲定

雌雄邪。紹宗曰：欲與公決勝負，遂順風布陳。景閉壘，俟風過乃出。紹宗曰：侯景多詭計，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陳，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紹宗墜馬，儀同三司劉豐生被傷。顯州刺史張遵業爲景所擒。紹宗豐生俱奔譙城。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二人軍於水北。光輕騎射之。景臨渦水，謂光曰：爾求勳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何爲射我？汝豈自解不度水南？慕容紹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胸。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恃顯，旣而捨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光，金之子也。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夾渦而軍，潛於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卻走。草濕火不復然。侯景與東魏慕容紹宗相持數月。景食盡，司馬世雲降於紹宗。二年春正月己亥，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誑其衆曰：汝輩家屬已爲高澄所殺，衆信之。紹宗遙呼曰：汝輩家屬並完，若歸官勳如舊。被髮向北斗爲誓。景士卒不樂南渡，其將暴顯等各帥所部降於紹宗。景衆大潰，爭赴渦水。水爲之不流。景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南過小城。人登陴詬之曰：跋奴欲何爲邪？景怒，破城殺詬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禽，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甲辰，豫州刺史羊鴉仁以東魏軍漸逼，稱運糧不繼，棄懸瓠還義陽。殷州刺史羊思達亦棄項城走。東魏人皆據之。上怒，責讓鴉仁。鴉仁懼，啓申後期。頓軍淮上。侯景旣敗，不知所適。時鄱陽王範除南豫州刺史未至，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爲監州事。韋黯所不容，聞景至，故往候之。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乎？神茂曰：黯雖據城，是監州耳。王若馳至近郊，彼必出迎。